

岁月踏歌

李新勇

活着的参照



秋老虎明目张胆地蹲在屋外,谁跑到太阳底下,就咬谁。只有最命苦最受欺负的人,才会在这时候被搬到地里干活。

屋里屋外静悄悄的。我的爷爷奶奶、爹和妈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很久了,他们还没有回来的迹象。

屋里里静悄悄的,我能听见百年老屋的屋梁冷不丁啞当叫一声,还能听见屋瓦在太阳底下像一个人侧翻身,喇一声,从房屋这个角落瞬间传到另一个角落。还有屋外的高树上落下的树叶或者枯枝落到屋瓦上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发出之前毫无预见性,结束之后,半天也不会再有第二声。屋子里非常安静,在这安静之中,似乎一切都是生命的。梁柱站累了,需要换个姿势;屋瓦躺得吃力了,需要翻个身子;枯叶和树枝不管有没有风,该落下自然会落下。

要是在夜里,把这些声音跟鬼怪故事联系在一起,足以吓破人的胆子。

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只要有声音能打破寂静,我就心生欢喜。我想爬上屋梁上去,看看到底是哪一根木头的哪一个部位发出的啞当声,也想上房去看看屋瓦是不是真的翻了个身。

要是在其他时候,只要想到我就能做到。用我爷爷的话说,我就是条没有长毛的猴子。可这一天不行,我生病了,全身酸软无力,还发高烧。上午小青、小白、小江三个小伙伴来喊我下河游泳,我妈毫不含糊地替我回答他们:“小勇今天不能跟你们去,他在发高烧。”本来我已从床上翻爬起来,往房间门口冲。听我妈这么说,自我感觉脚下像踩了两坨棉花,又退回去老老实实躺到床上。

我们这三百来人的小村庄,跟我同年生的伙伴有12个。十二“同庚”中,小青、小白和小江的家离我家最近,小青和小白是一对双胞胎。我们从穿开裆裤就从早到晚在一起玩,我们一起上树摘果子,上房掏鸟窠,一起下河摸鱼、游泳,一起拾麦穗……我们是各自家里的小帮手。在农村,满三周岁就是半个劳动力,就得跟爹妈一起忙农活儿了。那一年我们都四周岁了。我们几个从不闹矛盾,要是谁受了别人的欺负,其他三个必定出手帮忙。我们的关系亲密到连我们的父母都觉得没必要再生孩子了,大家齐心协力把这四个孩子养大,他们堪比四个亲生弟兄,是可以全村无敌的。

我悄悄地从床上滑下来,饥肠辘辘。走进灶房,打开碗柜,只见里面除了半罐盐和十几个碗,没有什么吃的。我又踮起脚尖揭开锅盖,锅底有一点水,水中央有两个相向扣在一起的碗,揭开上面一个碗,里面有早晨我妈出门时替我准备的午饭:包谷杂粮米饭和咸菜。我就知道,我的爷爷奶奶、爹和妈中午不会回家。

顿时感觉自己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心想,接下来这个下午,我将成为没人管束的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吃了午饭,我伸了个懒腰,感觉手臂上有劲了,再蹬蹬腿,也有劲了。我冲出门去,打算去看看小青、小白和小江,半天不见,我像是好几天没有见上他们了。四个小时,中午饭前一会儿,我听见小青和小白的娘撕心裂肺哭泣。我对这种哭泣习以为常,全村人对她的哭泣都习以为常。她是个喜欢哭鼻子的娘,人称“三花脸”,也有管她叫“花鼻猫”的。她哭泣的理由五花八门:家里的猫把用来炒菜的猪肉偷吃光,她要哭泣;年底从生产队担回粮食,嫌少了,也要哭泣;有时候小青、小白不顺心,她还要哭泣。偶尔有人请她哭丧,她便在别人家的棺材前面,掏心掏肺去哭上两天。报酬可观,家里不时能吃上肉。

小青小白家的院门敞开着,没有看见他们的妈。靠近堂屋门的一棵树下摆着两块门板,小青小白躺在上面各占一块。他们脸上各盖了一块白布。

大热的天,盖白布做啥。我揭开小青脸上的白布,小青的脸青,有涎水从鼻孔和歪在一边的嘴角上流出来。我在他咯吱窝下戳了两下,没动。

兴许睡得太熟了。在这样不冷不热的午后,最适合睡觉。我折了一截光秃秃的稻穗,在小青鼻子上轻轻地划过去划过去,他还是一动不动。我摸了摸他的脸,外面那么炎热,他的脸蛋冰凉,摸摸身上,也是冰凉。再试着推他,他的身体是僵硬的。

我手上还捏着他盖脸的白布,我的手开始发抖,我从没有见到过死人,我已经怀疑小青这是死掉了,只是不敢相信,上午还来喊我去游泳的活蹦乱跳的小子,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转过身把躺在另一块门板上小白脸上的白布揭开,他的脸色青青,眼窝、鼻孔、嘴角和耳朵里都在流涎水,一股隐隐的腥臭钻进我的鼻孔。那种腥臭是我从未闻过的,有苦胆和死血的尖锐与沉郁,臭得我直打干呕,差点把中午吃下去的饭食吐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死去的是我的两个小伙伴。后来知道,那天上午死去的应该是三个。

早上他们来喊了我,我妈替我回了他们,他们仨就结伴下河游泳去了。以前我们只在小河里游,水浅,不成气候。这天不知谁出的主意,他们跑到小河灌入安宁河的河口游泳。要是他们再大一点,知水性是不至于被淹死的。小河灌入大河的入口处,有个洄水区,水是垂直流动的,多漩涡。

那天上午有个老头在那里钓鱼,他看见我的这三个小伙伴从岸上跳下去,有两个很快上了岸,大概知道水性不对,有一个没上来,他被漩涡扯了进去。上了岸的两个孩子又跳到水里去救那个小伙伴,再上岸时就只看见一个孩子了。上了岸的孩子吓得大喊救命。老头知道出事了,带上他的罾往这边赶。不等他赶到,这上岸的孩子揪住岸边一丛牛筋草,把身子探下水去,准备把水里扑腾着的另一个拉上岸。水里那个孩子只顾拼命狂抓,胡乱地挣扎,那棵牛筋草被连根拔起,把岸上这个孩子也拖到水里。河水很快淹了他俩的头顶。老头知道这三个孩子在洄水区一时半会儿不会被冲走,嘴里大声呼救,同时把罾放到水里去,希望能把三个孩子网到罾里。闻声赶来许多村民,有水性好的扎猛子到水底下摸索,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们摸上来,孩子一个都没少,只是捞起来时,脸早都青掉了,身体也已经僵硬。

他们三个死去了许久,我仍然觉得他们不曾离开。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就会跑到他们家大门口或者院子里,希望他们还能从牛圈或者桂花树的背后溜出来跟我玩。他们家院子里的梨已经金灿灿一树,要是往年,早该摘了。要在往年,摘梨的活儿由我们四个完成,两个一组,轮番上树,在一个合适的树上套上绳子,绳子一端拴上竹篮子,摘满一篮放下来,轻轻捡出来放在铺了稻草的大箩筐里,再把篮子吊到树上,继续摘。一棵树可以摘三大箩筐梨呢。

多年以后,每每讲起此事,别人都说,这三个小孩多么义气。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义气,就只知道,遇到危险,应当竭尽所能帮助对方,不到最后,绝不罢休。那天要是我在场,我也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跳进水里去。

小青和小白的娘每次看见我,都要把我抱在怀里大声痛哭:“我的儿啊!小青啊!小白啊!”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要拖出三个字那么长的颤音,非常瘆人。我渐渐地害怕见到她,在路上遇到也要绕道走。到后来,小青和小白从前的家也不敢去了。揭死者盖脸的镜头,成为我童年的恶梦。这镜头不仅在梦中出现,有时候在我愣神间,那一阵刻骨铭心的腥臭,也会把我吓得大声尖叫。

后来,小青和小白的娘见到我,不再哭泣,她看上去比我母亲年老三十岁,掉光牙齿的干瘪嘴唇先是翕动一阵,不知道想说什么。她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在人家面前评价说,都赶不上那一对双儿。待我要转身的时候,才浅淡无奈地说一句:“那一对双儿要是还活着,也该这么壮实了。”这时我已早在十多年前离开故乡,到远离故乡三四千里的地方谋生,隔三四年才会回故乡探亲一次,且早已忘记童年噩梦。她这句话,让我再次记起那个刻骨铭心的午后,那个让人后脑勺感到冰凉的午后。

每次回村我都要在口袋里装上火果糖,见到她的时候,我便恭恭敬敬把水果糖塞到她手上。那一刻,我就是长大了的小青和小白。

他们是死去的我,我是活着的他们。

人在旅途

陆汉洲

四代“老海岛”一腔家国情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风大浪又高,啊~自从那天上了岛,我们就把你爱心上……”

这首曾由李双江演唱的《战士的第二故乡》,对于曾在渤海前哨长岛服役过的启东老兵来说,那亲切的歌词,动听的旋律,仿佛就是为他们创作的。今年五一期间,几代启东籍长岛老兵相聚在一起,当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通信连指导员吴帅燕,在热烈的掌声中唱起这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时,战友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长岛激情岁月。

长山列岛位于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深处,是拱卫京津的海上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曾先后9次由这片海域长驱直入,从塘沽登陆进入京津,犯我中华。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曾指着中国地图上的长山列岛位置,指示国防部长彭德怀:“这个方向的防务要加强。”

由32座小岛组成的长山列岛亦称庙岛群岛,古有海上仙山之誉。秦皇汉武曾先后登临蓬莱眺望长岛,欲找寻长生不老之仙草,终因海阔险阻而未能登岛。列岛中史称沙门岛的庙岛,是宋代建隆年间关押囚犯之地。囚犯们一旦上岛,便插翅难逃。

长岛远离大陆,除10座岛屿有人居住以外,多数是无淡水、无居民、无交通的“三无”小岛。而那些有居民岛屿上的所谓淡水,也是苦涩苦难难以下咽。渤海海峡一到风季,十半月不通航是常事,守岛官兵断淡水断给养时有发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位大爷进岛看望当兵的女儿,发现海岛竟如此艰苦,说这个鬼地方给个营官也不干,硬要拉着女儿跟他回家,一时成为军营里的笑话。

海上一寸土,胜于大陆一座山。海岛再艰苦也要有人守卫。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先后有四代启东热血儿女,以一腔家国情怀,离开鱼米之乡的故乡,前往千里之外的长岛,戍守海防,奉献青春。

陆廷贵和陆献文是1960年和1965年进岛的第一代启东籍“老海岛”。他们分别在长岛服役了26年、13年。

1921年出生的陆廷贵是启东合丰乡人,抗战时参加新四军,先后任东南警卫团战士、班长、排长,参加过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建国后,先后在上海吴淞海军基地、舟山水警区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1960年初,在师级建制海军直属驻长岛某要塞区转改为济南军区驻长岛某要塞区(军级建制)过程中,他被调任驻南山长岛守备29团政治处主任,之后先后任29团政委、驻北长山某守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守备区副政

委,1985年离休。他为海岛奉献了青春献子孙,1990年病逝于要塞区蓬莱第一干休所,最后连骨灰也没有回到故乡。陆廷贵和爱人樊秀芝的4个子女,全是军人。大女儿从启东中学考取上海二军大。1969年春,陆廷贵将刚满18岁的二女儿陆志颖送到了驻长岛某部当兵。将戍守海防的接力棒,交到了女儿手中。服役32年的陆志颖,于2000年在军队技术7级(副师职)位置上退休,她和父亲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海岛”。

启东志乡乡出生、1950年春入伍的陆献文,曾是26军78师233团3营一连卫生员,入朝参战时还不满15周岁。1952年5月,他披着战火的硝烟回国,不久被编入要塞区驻蓬莱“老八团”,1965年3月任驻长岛某要塞区工区卫生所所长,1978年9月转业。13年的海岛生涯苦不苦?苦!可是陆献文说,我们吃的这些苦,与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相比算得了什么!

第二代“老海岛”是1969年冬进岛的启东籍战士。这年春天,北部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有着“首都海上东大门”重要战略地位的驻长岛某要塞区,这年冬季从启东征兵1800余名。当年交通条件差,许多新兵徒步数十里前往启东港,唯有海东区新兵乘坐汽油船。他们在上海乘工农兵18号轮到烟台,然后分乘运输艇,前往大(小)软岛、南(北)隍城岛、砣矶岛等长山列岛最前沿的“北五岛”。其中20多人后来上了无居民、无淡水、尚无两个足球场大的高山岛。战士们打篮球,一不小心篮球就会滚入海里。然而,这批怀揣“保家卫国”理想信念的启东铁血男儿,不负祖国母亲和家乡父老重托,在孤悬于大海深处的岛礁上,一守就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在艰苦的环境中,践行着“海岛为家,艰苦为荣,祖国为重,奉献为本”的“老海岛”精神,书写着坚强和忠诚,光荣与梦想,造就了一批师团职干部和成功人士。

第三代、第四代“老海岛”,为新一代启东籍长岛兵。其中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高校毕业后进岛、获济南军区表彰的“优秀学生官”朱锦新;有2006年入伍、2010年进岛的二等功臣吴帅燕。

一年前,笔者曾以二等功臣吴帅燕事迹写过一篇题为《恋上了海岛的启东女兵》的散文,经《江海晚报》《南通发布》等平台发表后,一周点击量突破万人,足见家乡父老对新一代海岛兵拥有的自豪感和殷殷期待。

品味时尚

王海燕

生活盛美在一勺一羹



一直觉得:食物,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文字之外,最具备色彩的非凡之物。

在雾气氤氲里,清清淡淡是它,热热闹闹亦是它。将食材转化为食物,使之色、香、味、意、形、养几者合一,不但让人在食用时感到满足,而且能让食物的营养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

晴朗的早晨,阳光总会调皮地穿过窗帘的罅隙。窗外,有鸟儿飞过翅膀抖动的扑棱声和欢快明亮的鸣叫声。揉一下惺忪的睡眼,看一下时间,然后拢一把散乱的长发,洗净双手。有时是和面发酵做包子,有时是煎个鸡蛋加个面包片,有时是自己做个甜饼,有时是清粥伴着小菜……叮当作响中,看锅儿冒着热气,吐着芬芳,雾气和香气包围了整个空间,有趣的时光便这样一寸一寸流淌。就算太阳躲起来的阴天早晨,有美味在餐桌,有家人在分享,也不觉时光困顿,当然,要打理好一日三餐,逛菜场是必修课。

尤喜热闹的菜市场带给我那份欣喜,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让你打着哈尚有的一点迟钝,瞬间得到清醒。摆放得颇有造型的水灵蔬菜,水盆中不时跳跃的鱼虾,冒着热气现场加工的面饼铺,讨价还价后电子秤上跳动的数字……除了目之所见,更有鼻之所至——有那嘈杂人群里隐隐的豆腐香,有那烤得恰到好处的大饼香,还有那忙碌卤菜馆里的糖醋排骨香,更有融合了各类品种的泡菜香……耳边,人声散落后不觉刺耳,鸡鸣鸭叫却不觉凌乱,小贩们在不断吆喝着,更有微信支付后标准的语音提示……一切的嘈杂,只有在这里,反而是一种和谐。

逛菜场,必是一边看着一边想着:这个菜倒是好久不做,这个菜倒是操作简单,这个食材可以搭配红烧肉,这个食材可以做一个脆皮鸭。当然,作为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也会比较着食材的价格是否在合理的承受范围。于是,脑海里已经盘算了今天可以做三菜一汤……

对奔波于上下班又要兼顾厨房的人来说,买菜回来只是一道简单的工序。择菜、净菜、切菜,才是另一道耗时耗力的工序。我总是挤出宝贵的空余时间,把这道工序尽可能地做在前。该做成红烧还是清蒸,热炒还是凉拌对食材的切割便有不同的要求,就算同样切丝,粗细出来的口感都是差别很大的。所以,一个下厨人心中的菜谱,就是决定食材形状的参照标本。

当然最后的一道工序,必是想炒炖烧焖煮烩……用尽各种手法,使食材变成心仪的具备灵魂的那种食物。

生活盛美,在一勺一羹。几道简单的菜,就能熨烫生活里的皱褶。

在这个一切都追求快捷方便的时代,各类精致的外卖通过手机就可以轻松下单,一键到家。都市人的忙碌也无可奈何地压缩着能够自己做菜的时间,从而选择口味固定、食材单一、营养缺乏的工作简餐。当

然,倘若父母帮衬,或有钟点工阿姨上门服务,那就另当别论。

我很愿意享受这样的厨房之累和厨房之乐,我也愿意在食物面前做一个永远在学习路上的厨子,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在节约经济成本的同时,让家人享受到餐桌上的“艺术”。

洁白如玉的盘子里盛着的,分明是生活。



(扫码阅读)

走近记忆

刘满英

蒲扇情

炎炎夏日,我常常“弱不禁风”。吹了空调、风扇,往往伴随喉咙疼痛,咳嗽发热等症状。偏偏体质天生怕热,蝉声已歇,夏虫呢喃,树影婆娑。几家邻居把凉床都搬到坪上,我们洗好澡擦上薄薄的爽身粉,爬上凉床数星星,看月亮,边摇着蒲扇扇风,边听爱看书的邻居阿姨给我们讲织女牛郎、七仙女的故事,有时还讲形形色色的聊斋鬼故事,听的汗毛凛凛。调皮的孩子,听到惊悚处,故意大叫一声,胆小的女孩马上吓得大哭,大人们顺手操起手边的蒲扇就抽过来。

轻摇轻摆蒲扇,一股清新的风缓缓而来,仿佛带有野草的气息,如水一股流淌在心头。光阴的脚步轻巧散淡地游移,把我带回童年的夏天。

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立夏过后,母亲从墟上买回几把蒲扇,泛绿的叶子上还留着淡淡的清香,手巧的母亲为了蒲扇结实耐用,找出布条儿,将扇子周边包上一圈。晚饭后,我们会把晒了一天的空坪洒上几桶凉水,打扫得干干净净。夜幕降临,月色如水,蝉声已歇,夏虫呢喃,树影婆娑。几家邻居把凉床都搬到坪上,我们洗好澡擦上薄薄的爽身粉,爬上凉床数星星,看月亮,边摇着蒲扇扇风,边听爱看书的邻居阿姨给我们讲织女牛郎、七仙女的故事,有时还讲形形色色的聊斋鬼故事,听的汗毛凛凛。调皮的孩子,听到惊悚处,故意大叫一声,胆小的女孩马上吓得大哭,大人们顺手操起手边的蒲扇就抽过来。

夜越来越深,大人们还在聊闲天,孩子们却困意重重。几个孩子躺在凉凉上,在大人蒲扇徐徐的凉风中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渐渐地,四周静了下去,天也渐凉了,清风怡心,明月娟娟,花影一帘,远处的蛙声更加脆亮,虫儿发出有节奏的鸣叫声,蒲扇的摇动也慢了下来,鼾声由小变大,原先的高谈阔论变成了轻言细语,父母催我们起身回屋,酷暑的夜晚在蒲扇的陪伴下轻松度过了。

现代化高科技时代,蒲扇逐渐被空调和电扇取代,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电扇和空调带着跋扈和霸气,让炎炎夏日变得凉爽无比。它不似蒲扇扇出的风带着一份温情与情趣,自然平和,不伤身体。

现如今,我依然会用各种扇子,有团扇、大红长绸扇、粉色红扇子,蓝色扇子,这些扇子成了我跳舞的道具。各种扇子配的舞曲也不尽相同,团扇用于柔美、缠绵的江南曲;长绸扇舞,用于热情奔放的舞曲,演绎起来如火如荼,艳丽无比。扇子舞不仅能使手指关节和胳膊上的肌肉得到锻炼,而且可以增添舞蹈的柔美性和观赏性。

蒲扇,永远成为我心底的一抹温情记忆。蒲扇轻摇,我在摇动中成长,在摇动中渡过最纯真的儿时时光。蒲扇轻摇,摇出了温情柔软的光阴。

星期诗汇

陆允平

观瞻“一大”全史

“一大”会议
惊世传奇
星火燎原九州大地
仁人志士无所畏惧
前赴后继
探索“救中”真谛

透过讲解
唤醒记忆
史事如临其际
南昌城头枪声乍起
工农勇举义旗
井冈山涧舞弄刀戟
启动武装割据
群敌追剿
巧施谋计
数经脱围脱离
挥师北上
跋涉万里
抵御凶残日寇
“三役”激战
硝烟纷飞
击溃蒋帮诸匪
玉宇澄清
欢歌笑语
终迎开国壮礼

创党艰巨
兴邦不易
自走特色道路
实现富民强基

未来征途
犹有崎岖
身为华夏儿女
理当再挺腰驱
弹尽竭力
续行初心
执着向前迈进
力夺新的胜利